

指尖舞蹈不应被流量裹挟



《丝路古韵》中的“龟兹手”

手势舞是一种依托短视频平台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兴舞蹈样态,由于聚焦在身体上肢乃至手指等局部的舞动,相较于传统舞蹈运用全身来进行表现,也被称作微型舞蹈。如今手势舞更“溢出”屏幕端走入线下,影视剧开播发布会、品牌宣传活动、演唱会上,表演手势舞都是艺人紧跟潮流、表现亲和力的方式。

手势舞的火爆有着多重原因。首先,手部动作具有与生俱来的表达优势。作为人身体各部位中最灵活的部分,手部的挥舞敲击,手指的指点屈伸,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就承担着传递信息、人际交流的重要功能,也是人类最原始、最直观的情感表达方式之一。即便在人类文明高度演进、语言文字高度发达的今天,手势仍然在表意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因而,相较于其他舞蹈形式,手势舞天然易学,也易于流传。

手势舞并非诞生于屏幕,但其火爆却得益于屏幕和界面,正是现代媒介技术变革为手势舞的流行提供了关键的技术赋能与生态场域。由于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平台主要采用竖屏画面构图,客观上限制了舞蹈表现肢体大幅度延展和空间位移,只需要运用头、颈、肩、手臂等上肢运动和面部表情的手势舞,恰恰十分适合于屏幕近距离凝视的视觉观看模式,而正因为弱化了下肢的跳跃、跨越与旋转,降低了舞蹈技术难度和对全身协调性的严苛要求,也为手势舞的快速学习、模仿和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下全球范围内的手势舞短视频的内容样态已经发展得相当丰富,创作和表演者既有专业的舞者和编舞者,也有普通网友。手势舞遵循的是流行文化工业的“记忆点编舞”逻辑,手部动作往往兼具一定的符号指代性和抽象性,追求的是记忆点鲜明、辨识度、可复制性强、传播效应最大化,通常包含翻译歌词大意或关键词的叙事性动作,还有比心、托腮、拍手、波浪手、摇花手、抖肩、点头等常见套路动作,屏幕上方还经常贴心地配有表情符号手势和箭头组成的“教学舞谱”,

方便跟学跟练。多种手势的快速变化组合想要成为舞蹈,通常还需要音乐的加持和一些非日常化的、舞蹈化的造型和姿势。而手势舞能否流行与音乐高度相关,一般手势舞偏好节奏鲜明、朗朗上口、律动强的编曲版本或者甜蜜小情歌,有时候甚至是“神曲”在前,手势舞火爆在后。

简单“上手”、趣味盎然、快乐参与,手势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数字时代的“线上广场舞”。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手势舞构建出一种极低门槛的新大众文艺实践范式:普通网友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和一面墙,经过对一个新发布的热门手势舞模板的短暂学习,再通过切换虚拟背景、融入特定服饰、改编部分手势等个性化方式,就能从单纯的内容消费者转变为文艺生产者。文艺作品“生产——传播——接受——再创造”的链条被高度凝缩,并且可以无限延展,凸显了大众的丰富主体性。

而当屏幕前的成百上千万用户伴随着同一段热门音频,精确地卡点做出完全相同的手势和扭动时,他们体验到的不只是个体舞动本身所带来的快感和愉悦,还有在同好之间传递的情感共振,由此,一种以身体律动为媒介、超越地缘的身心联结得以构建。

事实上,手势本身就是世界舞蹈艺术瑰宝中重要的审美元素与文化表意载体。例如东方古典舞蹈体系如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傣族舞中,每一个手势都拥有严格的规范,手指的弯曲、手掌的朝向都对应着特定的词汇、自然意象或内心情感表达;西方社交舞蹈体系中,如阿根廷探戈、巴西桑巴和摇摆舞的手势则彰显生命激情和优雅礼仪,街舞中的甩手、锁手、折手也是炫目的身体美学风格的辅助展示。

今年总台春晚舞蹈作品《丝路古韵》中被网友戏称为“中式OK”的“龟兹手”手势,食指与拇指轻触、其余三指微屈如花瓣,加之舞者身体的律动,尽显龟兹美学的博大精深与独特之处。“龟兹手”舞蹈中,静态的壁画和造像艺术成为可被模仿和再创造的身体经验,其深厚的文化意味和美学特质

也悄然进入大众心灵。而手势舞与国风潮流、与古典诗词教育教学结合等大众的自发尝试和创造,都在视觉愉悦、参与乐趣和文化遗产之间搭建起一座座桥梁。

去年年底,一位网络音乐博主融合美国电子音乐风格、快节奏加速改编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的《弥渡山歌》,再配上网友创作的手势舞,让原本“深居简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路火到海外,引来外国博主大量本土化改编和翻跳,更印证了如今手势舞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惊人的文化穿透力和舞蹈跨越国界的巨大潜力。

手势舞的群体包容性和场景应用的广泛性也逐渐得到人们关注。由于体能消耗低、训练神经末梢协调能力强,手势舞也在推动老年群体积极参与社会互动、辅助残障人群进行认知训练、辅助特定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进行身心康复等实践中被采纳,补充传统医学训练之外的积极心理疗效。

而在手势舞勃发空前创造活力的同时,也暴露出多重亟待调适的问题。手势舞及短视频平台上的各类微型编舞内容,不仅是传统长视频的片段截取,或舞台舞蹈的动作简化,更是基于平台算法底层逻辑催生的一种数字文化产品。为了迎合算法,舞蹈动作必须在视频的前三秒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因此许多手势舞设计机械重复、夸张猎奇,或者弱化舞蹈的“舞”的部分,重点转向了展示表演者的高颜值和时尚气质,这些趋势都让短视频舞蹈逐渐沦为纯粹的“视觉冰激凌”,也挤压艺术原本应当多彩、丰富的审美样态和内在意蕴空间。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是文化表达的边界失范。近期,“手语舞”的爆红便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个案。许多非听障博主为了追求视觉上的猎奇与美感,随意拆解、误用手语词汇,将一门严谨的视觉语言改编为博取流量的“舞蹈造型”,这样的做法既有悖社会责任,也失却了艺术的严肃性。

正如前文所说,手势的表意系统和使用规范深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与文明基因当中,乘着互联网的东风,不应唯流量是论,更应深入挖掘其内在意蕴和美学形式,为优秀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的传播提供一条轻盈的跨媒介路径。

手势舞的出现和流行,拓展了舞蹈和文艺的边界,更新了我们对于新大众文艺多样可能的理解,也说明了新媒介生态、数字技术与人类的身体语言始终处在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流动过程之中,人类的身体,从未真正离开过表达的现场。

据《光明日报》作者:王柯月



毕业季的“焕彩共生”

2026年盛夏,全国各大美术院校的毕业季如期而至。自2015年中央美术学院率先将内部毕业展升级为面向公众的“毕业季”以来,这一盛事已走过十余载,从学院内部展示演变为融合学术交流、艺术推广与社会参与的公共文化事件。今年,中央美术学院以“焕彩共生”为主题,呼应了新时代青年学子蓬勃的创造力与开放多元的文化姿态。美术馆日均过万、节假日逾三万的参观流量,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映射出当下社会文化需求的结构性变迁与艺术生态的深刻演变。

一是从“观看”到“在场”艺术体验的“具身性”转向。这是艺术体验方式的深刻变革。在“数智融合”浪潮下,青年艺术家不再满足于创作静态物件,互动装置、沉浸式空间、人工智能生成艺术等大量涌现,指向一种要求“具身性体验”的新美学。观众渴望走入现场,调动全部感官与作品发生物理、情感乃至智能的交互。这种对“在场”体验的自然呼唤,迫使精英化的学院艺术必须适应“新大众文艺”语境,用更可感、更共情的方式完成向公共审美语言的转化。

二是学科边界的交融与“大美术”格局的社会践行。今日美术学院的学科生态已远非狭义的“画画”所能概括。造型艺术、设计艺术、建筑艺术、艺术人文四大学科并进,构成了“大美术”的全息格局。本届展览清晰地展现了学科交叉与媒介融合的趋势:传统工笔画旁可能是探讨算法伦理的数字装置;关注社会议题的纪录片可能与可持续城市设计方案相邻。这种布展逻辑本身就是当代艺术教育成果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许多设计、建筑领域的创作已具备服务社会、投入产业应用的潜力,完成了从“作业”到“产品”的转化。

三是文化市集、衍生消费与艺术评价体系的多元共振。毕业季衍生的校园艺术市集、衍生品消费等现象,已成为反映时代特征的“大势”。这既鼓励学生进行从创作、阐释到传播运营的全流程实践,为其职业发展提供预演;又将大众的“喜爱”通过购买、互动等方式直观反馈给创作者,形成了“叫好”(学术评价)与“叫座”(公众投票)并行的多元评价维度。这也提示我们,当代艺术教育需培养学生面对复杂生态的综合能力,使其在保持作品独立性与学术深度的同时,能与公众有效沟通,让作品的力量在互动中被放大和再阐释。

四是在开放与反馈中构建艺术教育的“全息闭环”。面对如潮观众,毕业季已然成为一个巨大、开放的信息交换场域。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专业批评、大众疑惑或爱好者赞叹——构成了对学院教学和创作最直接的社会反馈。我们鼓励毕业生进行必要的自我阐释,但更坚信美术作品有其“超越文字”的深刻性,因此将丰富的解读权交给观众并珍视这些反馈。这使得毕业季成为“全息性的闭环信息生成中心”,让青年学子在迈出校门前经历真实社会的洗礼。

走过11年的毕业季,早已从一场展览演变为具有节庆性、文化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现象。“焕彩共生”不仅是作品面貌的多元并置,更是艺术与科技、学术与大众、传统与当代、学院与社会之间多维度的交融共享。毕业季的热度,其底色折射出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精神文化层面日益增长的自信与渴求。

面对这份沉甸甸的社会期待,美术教育唯有以更开放的胸怀、更创新的机制、更深刻的反思和更高效务实的践行,引导青年一代在“开眼看世界”的征程中,扎根时代,心系人民,方能创作出无愧于历史的“焕彩”篇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而富有生机的“共生”场景。据《中国美术报》作者:于洋